

# 梅兰芳走后 15 年,孟小冬在台北去世



李伶伶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长久以来,孟小冬这个名字,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已不单单是一代红伶,一介名优,而是一个在旧时代受封建毒害、历经坎坷的悲惨女人。很多人因为她两次为人妾、一生无后而掬同情之泪。于是,无论何时提及孟小冬,总绕不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梅兰芳。本书还原历史,廓清真相,再现当年被风传一时的梅孟之恋,讲述那段已经远去的恩怨情仇。

[上期回顾]

杜月笙去世后,孟小冬独居。后来,她收了几个徒弟,没有职业演员,都是票友。其中缘由,无人确知。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传说,梅兰芳曾于上世纪 50 年代到过香港,和孟小冬秘密相见,目的就是为劝她回去。对于她坚持不回内地,有人猜测,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梅兰芳,二是因为杜月笙。

热点关注

## 梅兰芳因心脏病去世

当新中国迎来十岁生日时,戏曲界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竞排新戏作为献礼,有历史戏也有现代剧,一派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灿烂景象。梅兰芳也顺理成章地有了创排新戏的理由。作为献给祖国的寿礼,也作为庆贺他人党,这部新戏要反映出他对新中国由衷热爱的心声。因此,早已摆在他案头的《龙女牧羊》,就不是最合适了。在颇费了一番踌躇后,他选中了《穆桂英挂帅》。“穆桂英”这个角色及其“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豪气正能体现梅兰芳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奋斗精神。

当然,抛开政治性不谈,在艺术上,《穆桂英挂帅》这出戏不仅称得上是梅兰芳老年的代表作,更是他的经典之作。这出戏展示了他的全部艺术才华,也是他舞台生活 50 年的集中体现。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1961 年 8 月 8 日凌晨 4 点 45 分,梅兰芳因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并发急性左心衰竭,遽然而逝。仅仅在前一天的晚上,他的精神状况似乎不错,还笑着安慰夫人福芝芳:“这几天我已好多了,你也不要太操心了,你有高血压病,不要来得太早,要在家多休息,要多保重身体。”然后,他让长子葆琛送母亲到病房对面的休息室去休息。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随后他便沉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享年 67 岁。

《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均在头版发表了大幅讣告,并刊登了由周恩来等六十多人组成的由陈毅担任主任委员的治丧委

员会名单。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国家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一噩耗。国内外的唁电多达近三百封,除了国内的,还有来自苏联、越南、德国等数十个国家。郭沫若、田汉、萧三、邓拓、陈叔通、叶恭绰、王昆仑等更赋诗作词,痛悼一代艺术大师。

8 月 10 日上午,北京各界两千余人在首都剧场举行了隆重的梅兰芳追悼大会,由陈毅副总理主持,他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梅兰芳的亲属表示慰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致悼词,高度评价梅兰芳光辉的一生。参加追悼会的除了中央和北京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周扬、夏衍、林默涵等外,还有苏联等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正在北京访问的一些国际友人。

据胡适日记记载,台湾的报纸转发了日本电讯,他由此得知梅兰芳去世。就连台湾都刊发了消息,可以想见,在香港的孟小冬也一定获悉了实情。不知她当时的真实心理。也许,她会默默地感叹一句:“只是一切都过去了。”

## 孟小冬烧毁了自己所有的唱片和音带

六年后,即 1967 年,一个意外,孟小冬和早就迁居台湾的姚玉兰取得了联系。当时,有人劝孟小冬投资做点小生意,孟小冬拒绝了。后来,她听说此人即将赴台湾,准备找姚玉兰投资。她赶紧给姚玉兰打了电话,让她提高警惕以免上当受骗。就这样,这对因为共同拥有一个男人而断交数载的姐妹重修旧好。在姚玉兰的多次劝说下,孟小冬于这年的 9 月 11 日登上太古公司的“四川”号轮船离开

生活了 18 年的香港,奔赴台湾。

在台湾台北,孟小冬生活了十年。在这十年里,她的生活主要由姚玉兰、杜美霞母女照顾。一切都过去了,姚玉兰对孟小冬早就无所怨恨。两人都步入老年,有了相依相靠的归宿感。虽然孟小冬独居信义路上的一个公寓,但几乎天天和姚、杜见面。她俩几乎天天到孟寓,杜美霞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姚玉兰陪她聊天。后来,孟小冬由衷地对人说:“真奇怪,她来这儿一坐,我就觉得很定心,她要是有一天不来,我就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了。”

除了和姚玉兰聊天,孟小冬的日常生活主要是授徒、打麻将。一个人的时候,她临摹“孟法师碑”、刻图章、打太极拳、捻佛珠、诵经文、养狗、看电视。每年,她都要到法华寺执香拜佛。其实,她更多的时候是被病魔折磨。她有胃病,有哮喘,年事愈高,身体愈差。她的弟子李嘉有说过一句话,很能概括她最后十年的台北生活:“十年台北,多半病中。”

1976 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是孟小冬虚龄七十。她的友人和弟子们为她做了寿,活动持续了两天。前一天,在她的家里,摆了两桌酒席。然后,在杜美霞的陪伴下,她又去法华寺诵经。这是她每年生日那天必做的“功课”。第二天,在金山街金山航业公司招待所举办了正式的寿礼。其间,孟小冬和弟子钱培荣合作了一段《定军山》,和曲艺演员朱培声和张宜合作了一段上海滑稽戏。看得出来,她非常兴奋。

也正是因为又劳累,又兴奋,寿礼过后,她患了感冒,加剧了哮喘病。她一向不愿意进

医院。于是,医生被请到了家里,医生建议她尽快住院。她没有答应,只说了一句:“你们等我决定,听我的信儿。”姚玉兰、杜美霞也都劝她。她烦了,说:“你们谈点别的好不好?不如看电视吧。”见此,大家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5 月,她的肺部有了积水现象。她还是不听劝,坚持不住院。25 日,她哮喘大发作,竟致昏迷。就这样,她被强行送进了医院。虽经全力抢救,她仍昏迷不醒。第二天晚上,她以肺气肿心脏病并发症,在台北忠孝东路中心诊所去世。

在病发前,她或许已经有了预感,嘱咐友人将她生前所录唱片和音带全部烧毁。这可以理解为她一贯的行事作风——无意让后人将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也可以理解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声音留在人间——她厌恶这个世界。

## 一道海峡永远隔开了梅兰芳和孟小冬

梅兰芳去世后,夫人福芝芳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火化只能土葬”。为此,周恩来建议将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口楠木棺材作价 4000 元卖给福芝芳。这口棺材原本是给孙中山预备的,因为孙中山去世后用的是苏联送来的了一口水晶棺材,所以它就一直闲置着。于是有人说:“梅先生在世时当领袖(他有‘伶界大王’之称),去世后睡的是皇帝的棺木(孙中山曾位居大总统)。”

在他去世前几年,梅兰芳就和夫人福芝芳商量好百年后要葬在香山碧云寺的万花山,那儿已经长眠着他的前夫人王明华。

如今,他去了。福芝芳按照他生前遗愿,嘱咐孩子们将他安葬在万花山。王明华的棺木在他墓穴的右侧,左侧是福芝芳的寿穴。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准备为梅兰芳修建墓地,梅兰芳的长子梅葆琛参加设计制图。然而,未及正式施工,“文革”开始了,修墓一事暂时搁浅。“文革”期间,当造反派、红卫兵扛着工具冲向万花山试图挖掘梅兰芳的坟时,却因为墓前尚未立碑始终找不到坟的准确位置而无奈作罢。直到 1983 年,梅葆琛关于修缮梅兰芳墓的报告才得以批准。墓地最终采用的是梅葆琛的设计:“汉白玉墓碑高 2.5 米,宽 1 米,被镶嵌在墓后的虎皮石弓形围墙的中间,在墓碑前正中间安置长方形花岗石墓头,四周是一朵四瓣花形的梅花。”这朵四瓣花形的梅花极具象征意义,象征着“梅氏兄妹四人,一人一边陪伴在父亲的身后。”(梅葆琛语)

孟小冬一生信佛。尽管她很迷信,忌讳说“死”,但她早就安排了自己的最终属地——佛教公墓。她曾悄悄地托友人陆京士代为物色墓地。陆京士找来她去,找到台北县树林镇山佳佛教公墓。5 月 24 日,也就是她发病前一天,她去世前两天,她才终于认可了设计图。公祭过后,孟小冬的灵柩被送往墓地。墓碑上的“杜母孟太夫人墓”由张大千题写。

从此,梅兰芳和孟小冬,一个长眠于大陆,一个沉睡于台湾。生前,他俩始终回避对方;死后,一道海峡将他俩永远隔开。也许,这符合他俩的心愿。恩已断义已绝,那情,也早已消失。真的一切过去了。

# 贺铮与郑氏兄弟展开一场智力角逐



继迅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悠悠古中州,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国资委主任却突然猝死。堂堂大型国企,资产实际评估却只有区区五千万,上亿资产不知流向何方?背后究竟是谁在操作?人民财产,岂能如此践踏?新任国资委主任周子敬,不畏强权,历尽艰难,终于以正义压倒邪恶,铲除权恶势力……

[上期回顾]

郑天龙面对国资委派来的工作小组耍起了太极拳,使得调查工作很不顺利,但这正是周子敬的计谋。很快岳书记就联系了省高等法院的人来中纺调查贺铮一案,郑天龙惴惴不安,和韩市长商量尽快强行挂牌,掠夺中纺。但不久贺铮就被平反,郑天龙再次失利,沦为甩手掌柜,对中纺无处插手。

官场小说

## 郑氏兄弟联手布下危局

周子敬转向贺铮问:“你老贺是识途老马,对当前的工作有何想法呀?”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办好两件事情。”贺铮吸着烟,胸有成竹。“第一件,要给人低的职工涨工资,最起码要达到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同时还要恢复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我们的企业不能违反劳动法。”周子敬点点头:“第二呢?”贺铮瞥了郑天龙一眼:“第二件事情更重要,必须马上断绝同郑天虎的业务往来,恢复自主经营的销售渠道。”

郑天龙沉着脸说:“第一件事情可行,第二件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

“有什么不容易的?”贺铮问。郑天龙似乎理直气壮:“两个企业之间是签过合同的,我们不能单方面违约。”贺铮冷冷一笑:“违约又有何妨,郑天虎可以去法院起诉呀!”

周子敬劝阻:“老贺,不能意气用事,要冷静对待嘛。”

“你老周放宽心,他郑天虎不敢打这场官司。”贺铮胸有成竹。“此话怎讲?”周子敬不解。齐伟笑着替贺铮解答:“老贺已经算透了,这样的合同属于恶意垄断性质,本身就是违反合同法,如果对方敢于起诉,不但赢不了官司,弄不好还会惹来司法追究。”

周子敬释然大笑:“你们二位不愧是搞企业的专家,老谋深算啊。”郑天龙仍不死心:“难道老贺你还要重搞销售回扣吗?”贺铮正面回答:“销售回扣是要搞,但不是像过去那样自作主张。我已经打了报告,周主任也签字批复了,而且还报市纪委备了案,现在是在师出有名了。”郑天龙再无抗拒的理由,像泄了气的皮球沮丧地垂下头。

贺铮对于郑天龙暗中较量的手段却是估计不足,当触及企业生产经营的时候才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企业财务空空,现有资金寥寥无几,甭说购买原材料维持生产,就连日常开支都难以支撑,就像是面对一个严重缺血又必须要做大手术的病人,让主刀的医生进退两难。郑天虎那里却欠着企业上千万元的货款硬是分文不给,贺铮派了大庆几次前去讨债都是碰壁而回。郑天龙一副冷眼旁观的姿态,像个置身事外的甩手掌柜悠哉乐哉。企业资金告罄,不但不能给职工增长工资,连企业的正常运转都难以维持,马上就要面临全面停产的危险,情况非常严峻!

贺铮深知这是郑氏兄弟联手给自己布下的危局。如果闯不过眼前的这一关,无异于功亏一篑,很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的后果。危机迫在眉睫,贺铮决意迎难而上,亲自约见这位自立为王的“中州一虎”。

郑天虎对于贺铮的登门造访似乎早有预料,故意冷淡低调地安排在酒店大堂会面。郑天虎似乎看到了转机,也触动了心中的感慨:“贺大哥,说实话,我们兄弟多次表示要和你重归于好,可是你偏偏不买账,还步步紧逼,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大家都不好受,何苦呢?”

“旧话休提。”贺铮直面现实,“你还是说说眼前的事情如何了结吧?”

郑天虎回答:“只要你继续履行双方的合同,我在偿付货款的时间和数额上将确保你采购原材料和企业周转的费用,也就是说,保证你们中纺集团正常运转。”

“好吧,算你们兄弟狠。”贺铮经过几番挣扎,终于做出了退让,“不过,你要言而有信,必须

确保我们正常生产的资金。”

郑天虎信誓旦旦:“你贺大哥放心,兄弟我一言九鼎。”“一言为定!”

郑天虎一脸得意之色。

## 贺铮导演瞒天过海的好戏

此番较量,从表面上看似似乎是贺铮败下阵来,实际上却是郑氏兄弟丧失了一个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假如,郑氏兄弟抓住贺铮撕毁合同的契机,干脆彻底反目,断绝资金的偿付,那无异于扼住了贺铮的喉咙,用不了多少时日,中纺集团就会陷入全面停产。这是一步致命的死棋,要想维持中纺集团的生产经营,最少也要注入上千万元的流动资金。靠打官司追讨欠款是远水不解近渴,靠市财政接济又过不了韩市长那一关,向银行借贷更是毫无希望,中纺集团尚有两个多亿的旧贷未还,而且企业资产已经全部抵押,即使银行愿意支持也是爱莫能助,谁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违章操作。

只可惜郑氏兄弟缺乏大智慧,错失了天赐良机。其实也难怪,对于郑氏兄弟而言,一则做贼心虚,不敢大张旗鼓公开造势;二则利欲熏心,满足于赢得眼前的利益;三则恃强自信,认为把住了资金的命脉就可以高枕无忧,贺铮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服服帖帖地顺从。殊不知,这又是利令智昏的愚蠢!

反观贺铮,表面上看似不得不示弱让步,实际上却是赢得回旋的空间。其实是暗中联合买方客户,制造一次性大单订货的假象,诱使郑天虎更多地偿付生产资金,一旦企业稳定了生产运转,再以猝不及防的方式摆脱郑氏兄弟的奴控,把产品直接销售给订货客户,一举扭转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谋略,必

须要有像北京东方地毯公司那样的大客户在暗中给予默契的配合,共同合演一出瞒天过海的好戏。否则,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

北京那位像熊一般肥壮的田副总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也是混迹江湖的青面黑客,要想利用此人搞暗中合作必须付出相当多的利欲诱惑,再晓以江湖利害,双管齐下才能结成同盟。毋庸讳言,此种方案有一种阴暗的性质,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非常情况采用非常手段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

贺铮把全部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周子敬汇报之后,经过详细部署,贺铮只身一人包乘出租车潜赴北京开始谈判。

在北京,贺铮对田副总动之以利,田副总被贺铮的“大礼”与理由说服,两只酒杯相碰,发出悦耳的脆响……

## 郑天龙噩运不断

贺铮刚刚走上任那会儿,似乎多年的积怨终于得以喷发,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大有摧枯拉朽的气势。但是,与郑天虎交锋之后,忽然像泄了气的皮球,立刻偃旗息鼓,锐气全无。国资委的那个齐伟带领手下悄然撤退,尽管清产核资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从迹象上观察似乎底气不足。后来,虽然又从省城请来了资产评估的专业人员,却也只是例行公事般盘桓几日便打道回府,迟迟没有拿出评估报告。贺铮本人更像是知难而退,选择了避重就轻的途径,专心致志地按照郑天虎转来的订单和偿付的资金积极采购原材料,全力安排生产。并且还全身心投入抓起了企业管理,组织相关人员研究方案,制定措施,似乎要下功夫进一步降低生产消耗,提高产品质量……

郑天龙在获得喘息之机的同时,暗暗为自己关键时刻使出断绝资金的杀手锏而自鸣得意,只要中纺集团摆脱不了自己的控制,即使贺铮雄心万丈也是难以施展,只能乖乖地任由自己摆布。不过,贺铮是个认准了道一直走到黑的犟汉,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服服帖帖低头就范?这其中是不是藏有什么蹊跷?郑天龙在庆幸之余依然心存疑虑。

果然,平静度过了一个多月之后,郑天龙的疑虑变成了噩梦般的现实,局势急转直下。正当郑天虎毫无戒备,以多年惯有的方式通知中纺按期交货的当口,万万没有想到却遭到了严辞拒绝。郑氏兄弟恍如从噩梦中惊醒,大呼上当,方知中了贺铮的拖刀之计。这个外表忠厚的家伙竟然采取示弱的方式骗取了大额的的生产资金,无异于变换一种手法讨回了货款,不动声色地储备了产品实力,同样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悄然掌握了主动权。这个贺铮,历经磨难之后变得城府深厚,再加上有了岳书记和周子敬的支持,更是如虎添翼一般难以对付。而自己一方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北京的田副总催债的电话就像是催命的符咒,一声比一声急促,一次比一次尖利;田副总的口气也越来越强硬,直至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再继续延误交货,就视同撕毁订货合同,将会另外选择采购渠道!

一切都在按照贺铮导演的剧情步步进行。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郑天龙在同贺铮争夺中纺集团经营权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恰恰此时,韩市长随省经济贸易代表团去了香港,搞什么招商引资,郑天龙更觉无依无靠。而噩运还不只是这些。